

二月杏

贾平凹 著



贾平凹作品

第

10

卷

译林出版社

二月杏

贾平凹 著



贾平凹作品

第

10

卷

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二月杏 / 贾平凹著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2.9

(贾平凹作品)

ISBN 978-7-5447-2651-1

I. ①二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37547号

书 名 二月杏

作 者 贾平凹

责任编辑 王振华

特约编辑 邓 敏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译林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29.75

字 数 442千字

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2651-1

定 价 39.8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电话:(0539-2925888)

目 录

姊妹本纪·····	1
白莲花·····	122
三十未立·····	227
童年家事·····	304
二月杏·····	379
山城·····	414

姊妹本纪

前 本

—

谁能想到，丹江在秦岭起源的时候，竟只有胳膊般儿粗，从高高的峭壁上跌下来，溅着几尺高的水沫。好不容易哇，它在崇山峻岭中左冲右闯，终于寻到了一条出路！越流越大，越流越稳。到了马鞍岭前，河口有一里，涛声却像在地穴里敲鼓。它走了多少路呢？路途就能改变了它的性格吗？

黄昏。大娘站在岸边，背后是河中圆圆的落日。她一动不动，像立着的一块纪念碑。

她喝了三十年丹江水。她现在老了。腰有些佝偻，头发在风里飘着白。她养育了三个女儿。三个女儿已从一尺五寸长长到门闾高，扁担高了，她怎么不老呢？她在农业社里的老婆组：夏拾麦，秋捡花；闲时烧火做饭，忙天看场吆鸡。晚霞烧红的时候了，她喜欢拉着幼儿园的娃娃们，在岸边成荫柳下玩石子。娃娃爬上她的肩头，坐在她的怀里，左一声“奶”，右一声“婆”；她亲了这个，亲不够那个。她乐哉了，觉得她是天下最有福的人。和娃娃在一起，娃娃天真，她也年轻，也最容易想到自己的三个骨肉女儿。于是，她指着河里一个套着一个的旋涡，开始讲那漫长的过去。孩子们听不懂，她却还讲，讲得啰唆，细碎，像河心那不高不低的浪声，像岸边那不紧不慢的风声。孩子们在她的大襟袄下睡着了，她笑笑，抿着唾沫擦去他们鼻梁上的脏土，看着他们梦中灌满了笑的酒窝，她站起来，

还在讲，讲，是在给孩子们听？是在给自己听？她不知道。讲过了一个傍晚，又一个傍晚……

二

大娘是属小蛇的，生在农历二月初二。大娘的娘说：二月二，龙抬头，这娃将来有造化。可记事起，她就在门前的山坡上挖老鸦蒜吃。十岁上了，还没有裤子穿。冬天里，三个月就不出门，终日偎在没有光亮的窑炕前的火炕边烤。火是老柳树根生的，整个冬不灭。火上吊一个瓷罐，煮上秋天挖下的老鸦蒜。火里，烧几个洋芋蛋。开春了，她从窑里出来，身上起了黑痂，头发成了毡片。

十五岁上，娘把她嫁给东山。她记得在一个半夜里，来了一伙人，给她扎了一条红头绳，就把她背走了。第二天，她被背到了一个破棚的土炕上。她结婚了。丈夫比她大十五岁，上有一个老爹，穷得干腿打得炕沿响。穷人心好：他没有打过她；她也老老实实跟他过光景。野菜糊糊，一天两顿热乎乎地递在丈夫和公公手里。她给他生了个儿子。儿子长到三岁，一场病没钱看，眼瞧着丢了。接着公公也下世了。再过一年，丈夫也死了。村里族长谋算那二亩地、三间草棚，硬说她是“扫帚星”，要赶她出村。她哭着求饶，说她肚里已怀了娃娃，她对得起这一家。她留了下来，可谁知道娃娃在月子里哭了二天三夜，又死了。

她被赶出村了。她开始在这个世界上要饭：从陕西要到山东；从山东又讨回陕西。三十岁那年，她要饭到丹江河边。一场山洪，把她卷进河里。要饭笼碎了，要饭棍漂了。她凭着求生的力气抓住了一棵断树，一直漂下来。一天一夜过去了，到了哪里？她不知道。天亮时，她看见岸上蹲着一个人，她喊：

“救命……”

“救……”

才喊过第一声，那人就扑进河来，拼着命打捞起她。她在那人的瘦脊背上说了声：“你是恩人！”就昏过去了。

这天晚上，她在一座土炕上认得了救她的人：干瘦、精黑，胡儿马楂，正端着一碗米汤喂她。

他告诉她：他叫张三，今年三十五。从小死了父母，没家没产，只有一身苦力气。好歹在河边挖了二亩滩地，一场洪水，又连窝端了。

可怜的张三，已经在岸边发呆了两天，他知道，这下邻近更没有姑娘到他的炕上做他的媳妇了。他向她哀求：

“你跟我过活吧！这河边的土原本是长庄稼的，我有力气，我可以使咱们有米汤喝！”

这是一九四八年。马鞍岭前的梨花村，一个家组成了。

马鞍岭，实在是匹活脱脱的马鞍子！丹江河岸上的穷人都传说，早先，这里可是个好地方：良田万顷，梨林成带。每年三月，梨花开了，那花瓣就四处飘白，像下了大雪一般。人们都过着自由自在的日月，连天上的神马也想来遛遛步儿哩。那神马从南岸山崖下入了河，河水太大，淤泥又特别深，神马走不了几步，就四个蹄儿陷进去了。它一发怒，一尥蹶子腾了空，马鞍却掉了下来，立时就变成了一座山岭。那山岭斜屹在丹江河边，逼着河水向北转向，拐了一个簸箕湾。从此，河水就大口大口吞噬北岸；良田没了，梨林没了……留下来的，就只有梨花村这个空名了。传说是不是真的，不知道。大娘见这梨花村，不是村：几堵土坯，几根柳木棒苦成了几十间草棚子；村子里转转，人带着各种各样的腔调说话。张三告诉说：这村里没有祠堂，都是外地逃荒人汇集起来的。山根前还留着的那些破土洞，就是早先的村庄。水逼着他们搬了家，一次，一次，一直退到这山腰腰上来了。

她，叹了口气：穷人只能在穷地方落生，哪里还有一席福地呢？她脱了鞋，赤着没有缠——也缠不下的一双大板脚，同丈夫下到河边。担走了石头，挑来了泥土，又修起了二亩地。

可是水要吞地。那就在地头修堰吧！手在石头窝里抓，指头蛋变得蚕茧大；膝在石头窝里跪，膝盖头起了巴掌厚的皮；肩在石头下磨，肩上凸着馍大的死肉疙瘩。

堰修起了，一场水又冲垮。垮了，再修。人总是要活下去呵！

三

这一年，她生了一女。女儿落草在河边地堰下，取名：水儿。

水儿长得好。五个月会爬，八个月会坐，十个月学会打梭梭，过了岁就能从娘怀里摇摇摆摆走到爸怀里。

过岁那天，娘按老风俗，在水儿面前放上小镢、线拐、剪刀、碗筷，又借来了一本皇历、一支笔，让她抓。据说，抓了哪样，将来就干哪样的。水儿呢，翻翻这样，摸摸那样，最后抱起小镢和剪刀。娘说：将来上炕一把剪，好手段儿！爸说：将来下地一把镢，好干家儿！

可水儿性子最烈。娘上地时，把她用捆带捆在背上，过河时，河水浸了她的小腿，她不哭，也不生病。天长日久，还要娘抱她到水里，用腿打水花；娘不，她愣哭。娘在地里干活，她就在地头土窝里爬，浑身黑不溜秋的。一坐下来，就挖土里的野甘草吃，遇着草根有蚯蚓、蚂蚁什么的，她以为是来抢吃她的甘草的，就把蚯蚓掐成几截，又一指头、一指头地捏死了蚂蚁。她变得很任性而倔犟，要啥，你就得给她啥；若不，她就拿头在附近墙上碰。娘说她野，不像个闺女家。爸说，穷人家的娃嘛，造化就得这样！

水儿两岁的时候，解放了。她第一次穿上了红布做的肚兜。她骑在爸爸的脖子上，去大场上开会，去街道看耍狮子、社火。游行的时候，她总要拿了爸爸手里的三角旗子；分土地的时候，她总要拿爸爸怀里的红土地证。

秋天里，爸爸被穷哥儿们选当了农会主席。从此，爸爸就和村支书老根爷整夜整夜出去开会。那阵儿，地主、富农常常搞暗杀，娘不放心，就在灯下纺线守着丈夫回来。水儿也守着，娘让她睡，她不：

“你咋不睡？”

“我等你爸爸回来。”

“我也等。”

“你小娃家，懂个啥？”

她不理娘了，撅了嘴，坐在门槛上，双手在膝盖上支着脑袋看天。

娘心软了，说：

“睡去吧！你瞧，等天那边出了一颗大星星，爸爸才能回来哩！”

“那我就等着大星星出来！”

娘没了办法，就把她搂在怀里，亲她，给她说爸爸他们斗地主的故事……

光景好过了，人也想起了好心思。

这一天，吃饭的时候，丈夫看着老爱人：她穿了件浅花小袄儿，脸红润润的。

“你没有啥感觉吗？”

“很畅快。有了自己的土地……”她说。

“这我知道。”他却盯着她的肚子，“还有呢？”

她明白他的意思了，脸一红：

“……有啦。”

说完，脸又一红，飞着眼儿，悄声说：

“我知道你想要个小子……”

从此，他每次从田里回来，兜里或包头巾里，总塞着一把青杏儿、绿葡萄的。她每次都怪丈夫像小孩似的，可每次又像小孩似的掏他的口袋，然后香香地吃着。瞅着没人，把丈夫的手按在自己微微凸起的肚皮上，让他感觉里边一个小东西在蠕动。

分娩那天，接生婆把他关在门外。他急得从门缝往里看。听见她那低低的呻吟声，他又担心，又欢欣，浑身过电一样发软。从门口走到葡萄架下，刚装上一锅烟，就又来到门口。他想他一个穷光蛋，竟有了老婆，又有了女儿，现在，还要有一个儿子了！儿子一定像他，黑黑的，大骨架，一身的好力气，将来会是他的好帮手哩！

亮亮的一声婴儿啼哭，似黎明的钟响，似辰时的鸡鸣，他跳起来！门刚一开，他就扑了进去。但是，老爱人一看见他，却趴在被子上哭起来了：

“我没本事。我没给你生下儿子！”

肉疙瘩婴儿在炕上的光芦席上手抓脚蹬地啼哭。他愣了。但他在门板上靠了一会儿，高兴便又涌上心口。将婴儿抱起来，用唾沫擦开了她的小

眼睛，拿红粗布团团裹了，就翻身走到门后，从鸡窝抓过一只花翅鸡婆，捉住一扭，咔嚓，鸡头断了，丢在炕边，说：

“她妈！没啥，没啥，没儿有女顶嘛！先熬鸡汤喝！”

大娘给这个女儿取名盼儿。希望下一回能生下个小子来。

五四年，谁知还是生个女的。叫兴儿。三个女儿，却一个比一个长得疼人。村里人都称张家“三枝花儿”。

四

冬天，丹江河冻瘦了，河水靠着山根缓缓往下流，空出大片大片的滩地。秋天里长下的野芦苇、黄蒿、菅草，现在发白了，风吹过后，铮楞楞颤，有铜的响声。白绒絮开始飘了：在半空中像撒雪，在沙沟沟里滚成团。到底有多少白絮在飞，到底能飞多远？不知道。一入冬就飞，一直飞到新芦苇像尖锥一样从地里钻出来。

河滩里，是孩子们的乐园。农家的孩子不跳皮筋，也不习惯玩跳棋。他们背着高过头顶的背篓，腰里系一条草绳，别上月牙镰，整日里在那里割柴草。

孩子们有孩子们的组织，他们服从他们“领袖”的指挥。这“领袖”，一般是强悍的男孩子担任的。但水儿却是他们梨花村的孩子头儿，上滩，她叫队：开步走！一队孩子出发了，大大的背篓就“夸嗒夸嗒”叩打着他们的后腿弯。太阳滚下山了，滩里起了雾团，她一声喊，他们一溜儿从田埂上回来，高高的柴草像一座座小山包，看不见他们的头，看不见他们的身，只有一对对小腿在“小山包”下边急促地换着。

水儿胆大，能玩水，也会上树，总喜欢高高地爬到岸边树上去扳那些枯枝儿。这个时候，长得白净净的盼儿就坐在树下，提着姐姐的鞋。枯枝儿扳下来了，她就拿着去向那些上不了树的伙伴们显耀。伙伴们向她讨要，她就指头戳着脸喊“羞”！有一次，姐姐又爬上那棵最高的树上去拆一个老鸦巢——一个巢要拆一背篓柴哩。树主人张五才，一个精瘦的，右手长了个六指儿的中年人看见了，说：

“水儿，就你匪！怎么拆我家的老鸦巢？”

盼儿提着姐姐的鞋就跑远远地躲了。

水儿说：“这老鸦是你家养的吗？一个坏鸟儿的巢也不准人拆！你真是……”她本来要说：真是一个六指指手——能扒！

不想张五才倒凶了：

“我是啥？我又不是地主！”

“是地主，这树早该没收了！”

张五才气得一口白沫，要过来夺那柴：

“你真个成了鹞子鹰了，才出了壳就要啄人！”

盼儿吓得就要将那柴篓里柴倒出来，水儿溜下树，喊：

“不给倒！一个柴棒儿也不给倒！”

背了柴篓，就一扯盼儿跑去了。

姐妹俩跑到远远的滩上，却看见她们的小伙伴韩芸儿在那里哭。问清了，才知是几个男孩把柴草高的地方全占了，不准她割，还打她。水儿便走了过去，把一个为头的男孩叫了来：“为什么打人？”

“她占我的领土！”

“这滩是你的吗？”

“我占的！”

“占不成！！”

男孩攥了拳头要打，盼儿就嚷姐姐快跑。水儿却一反手，在他的后肘上击了一下。那男孩手瘫了，软软垂了下去，看看她，一吐舌头就溜。她抓住了，拉过来对大伙说：

“这滩地不是一家一户的，谁要占，谁就是不想割了，那就轰出去！”便问道：

“谁不想割了？”

几个曾占过高草的男孩都不敢言传了。有胆小点的便讨好说：

“我想割，我想割！”

水儿就将自个儿篓里的老鸦巢柴倒给了韩芸儿。

五

一九五六年，梨花村办起了高级农业合作社。这年冬天，就在丹江河边修防洪堰了。

往年，一家一户在自家地前挡个石堰儿，水一到就没了。如今，地连成了片，人扭成了股，高级社有了力量，在一个冬天，一个春天，就把总堰修起来了。总堰并不高，也只要一丈多宽，但总算把村头的地长长地围起来了，而且在堰上压了槐条，插了柳桩，很像回事了。梨花村人长出一口气，算起来，从老爷子的老爷子手里就幻想的事情总算实现了。

就在这年夏天，河里又发了水。

开头，水并不大。今年有了石堰了，人们心里很坦然。水儿就串通了她的伙伴们：大胜、百娃、韩芸儿、双丑……到河里捞柴去了。

这丹江河，源头在秦岭深山中。上游一下暴雨，山上的水就流进小沟，小沟的水就滚入大谷，随后便浩浩荡荡，挟带着山坡沟底的乱草蓬柴涌进丹江河，冲出山来。每年里，遇着这么不大不小的洪水，梨花村的人就站在岸边，用长长的捞兜打捞下好多好多的柴火。

孩子们是河边长大的，他们在水里就像是一群鱼。他们站在岸边一块突出的石崖嘴上，探着身子，一下一下用捞兜往身后甩着柴火，眨眼儿就是一大堆了。张五才来得迟了，寻不到好地形，就对水儿喊：

“呵！这是你们玩的地方吗？水儿，快过来！”

水儿浑身湿淋淋的，那双小辫儿已成了泥刷刷了，贴在肩上，往下滴溜着水儿。她看看五才，说：

“是想要我们这个地势吗？”

五才噎得泛不上话来，摇着小脑袋去了。

突然，韩芸儿叫道：“大木椽！快捞大木椽呀！”

果然在离岸不远，涌着波浪的地方，冲下来了一根大木椽。水儿先扑通一声跳下水了，大胜、百娃跟着也跳下了水，迅速向木椽游去。三个孩

子围着木椽游了半天，终于抓住了它。水儿翻身就骑了上去，但木椽一打转儿，她落水不见了。一会儿，又冒了出来，对大胜喊：

“在后边抓住不让转，我骑上去划得快！”

又是一个跃身，稳稳骑上去了。三人使劲地用手拨水，像是在玩社火队中的“耍龙”，快活得大喊大叫。

五才远远看见了，搓着手，喃喃地说：

“我没做好梦，我没做好梦！”

孩子们在岸上唧唧喳喳吵开了，他们为如何处理这木椽各抒己见：大胜主张卖掉，然后给大家买些东西。百娃就提议买皮球，说县城里的孩子都玩皮球，可咱们还是线缠的玩意儿，实在太丢脸子了。韩芸儿就嚷道，她们不要球，她们需要的是一个小圆镜，如果再买上一个蝴蝶发夹子，那就会使她们几个晚上也睡不着了。水儿没说话，只瞪着眼睛，末了说：

“那有什么意思呀？依我说，就交给社里吧。社里才买了几头牛，可还没钱买木头做犁哩！”

伙伴们想了想，都高兴地同意了。这时候，五才逮了孩子们要卖木椽的话儿，便过来说：

“叔买了吧！”

“你给多少钱？”水儿问。

“两元。能买半布袋洋糖哪！”

“太少。”

“那就两元二吧。”

“太少。”

“两元二角五。还少呀？！你要多少？”

“我要一百元，你有吗？”

五才惊得小眼睛豆豆圆了，痴呆呆地看着孩子们在一片谑笑声中将木椽抬走了，一直抬进村口那高级社大院去了。

下午，河水有些落。可是，谁能料到，晚上的时候，天突然下起雨了。那雨越下越大，下了一夜，又下了第二天一天。院子里一脚脖子深的水，水眼道里流不及，翻过门道往外涌。巷子里成了小河。渠里满了，塘里满了，

呼呼啦啦都扑进丹江河去。河里水位骤然上涨，上涨，水面离石堰顶只有一尺来高了。有的地方，堰内浸水，浸着浸着，“哗啦”就垮下一块来：大堰上吃紧了！

水儿爸提着大锣，不住点地敲。全村所有劳力都上了堰，老人和孩子搬到了高地。娘，用带子把兴儿绑在背上，和一些妇女就忙着烙饼给堰上人们送干粮，把盼儿就交给了水儿领着，站在房脊上。

盼儿长得单薄，细眼薄嘴的。平时上边有水儿顶着，什么事儿都有人干了，她惯得有些娇。一看见黄糊糊的一片河水，就没完没了地哭。水儿躁了，说：

“水还不多，还要流眼水？再哭，把你扔到河里去！”

盼儿不敢哭了。水儿就让她好好待着，自个儿要跟大人到堰上去。盼儿嫌一个人在这儿孤单，也要去，水儿就拉她下房，她却害怕了。水儿没办法，就让她在房顶上抱着烟囱柱儿坐好了，自个儿向大堰上跑去。

大堰上，紧张透了，人们伐了大树，一棵一棵用铁丝拴了，挂在堰前，又把所有能搜集到的草袋子、麻袋子都装上沙，堆在垮了一半的堰头上。爸爸身上的褂子已经不知哪去了，光着脊梁，发疯似的在堰上来回指挥。发现水儿正抱了一块石头到堰上来，就火了。

“谁让你来的？”

“我让我来的。”

“胡闹！回去！”

水儿不，只吃力地挪了挪怀里的石头。

爸爸知道女儿的脾性，就弯下腰劝道：

“这儿危险，不是小孩子待的地方，回去吧。”

“回去了，那堰垮了呢？”

“有爸爸在这里，垮不了。回去帮娘烙饼吧，那也是防洪工作呀！”

水儿赶了回来，帮娘看灶火。火把刘海都燎着了。烙了五十张，她要去送，娘不让。她趁娘在找笼盛饼时，就用围裙包了十二张饼，用绳系了，背在背上，跳出院子。

在门前台阶下，砖头绊了一跤。盼儿来扶她，看见她膝盖上一片皮肉

没了，血淋淋的，疼得扭歪了脸。便说：

“哼，你那么厉害，现在咋不去了！”

水儿甩开了盼儿的手，爬起来，一背饼就又跑了，一瘸一瘸的，一直从大场上的水洼里跑去了。

雨已经停了，田野里灌满了水，分不清哪里是路，是渠，是地。水儿穿件红格衫子，风张起来，像一只红尾鸟儿，在水面上飞。水深了，她把饼顶在头上，又像水里开了一朵鲜荷花儿。

娘和盼儿看见，她跑上了大堤，饼交给爸爸后，才坐在那里揉腿。然后，爬上高高的柳树上，一边编自己的小辫子，一边向这边招手。盼儿向她欢呼，她扭转了脸。

六

一场洪水，使梨花村人们懂得：必须根治丹江河。丹江河给了人们生存的土地，却又要吞毁这块土地，要把人当它的玩物。可，这是旧社会吗？人是那些长工、乞丐吗？天已经换了，他们要靠集体的力量，修一座巍巍的大堤，把水挡住！

高级社又扯起了这面旗，打旗人就是老根爷和水儿爸。

水儿爸整日整夜忙活在河堤上了，娘就给他打草鞋，三天穿一双。水儿和盼儿去给他送饭，她们都笑爸爸脚：长一尺，厚四指，五趾分开，后跟的硬皮，枣刺儿都扎不进去。

夜里，娘坐在院子的月光下打草鞋。一双手像在变着戏法儿，索、索、索，只见稻草在跳跃，手指上的顶针儿在闪亮。不一会儿，就是一只。这时候，水儿就在一边用棒槌捶稻草，然后用小手捋那草毛子。棒槌咣咣咣地响着，一直响到露水珠儿滴溜下来了。娘说：

“睡去吧。”

“不困。”她说。

她生气了：

“睡去！”

她抬起头来，却问：“爸爸睡了吗？”

娘倒觉得孩子可爱，说：“这个时候爸爸怎么能睡。”

“为什么不能睡呢？”

“爸爸要修堤。”

“修好堤后怎么样呢？”

“修地嘛，种稻子、麦子、豆子，还有莲菜……”

“这些爸爸比我吃得长久吗？”

“哪有你们长久！”娘说完，好像才明白了女儿的用意，骂声“这小蹄子”！水儿就丁零零地笑了，笑得前俯后仰的，好像在捉迷藏时一下子捉住了对方一样开心！

娘心里说：这女子，满打满算，到腊月才十一岁，就生了心了！

娘开始注意打扮自己的女儿了。孩子爸在外头，她把家安顿得头头是道：瓷缸里有面，猪槽里有食，菜地里无草，厨房里存柴。三个女儿，一样的花格粗布袄，一样的条绒方口鞋。三个人的红头绳，她宁可跑二十里，专门到镇上去扯那最红最软的羊毛货。

水儿开始去上学。娘买了新毛毛手巾给她包书。每次去学校，总在口袋里塞一个煮鸡蛋或锅巴什么的。水儿却除了上课，就全钻在河堤上去了。到河里掬石块呀，捡石子呀，总是浑身弄得又湿又脏。娘老骂她，不准她去，她却偷着去。盼儿便老告密。兴儿却不言传，坐在那儿只管把一窝小鸡抱起来，脚上蘸了水，让它们在地上留那“个”形。末了，睁着一双水汪汪大眼，看看娘，瞧瞧姐。娘说：

“水儿从小当小子看待，野得不像个姑娘；盼儿聪明，就是话儿多了；只有兴儿我爱！”

盼儿就滚在娘怀里撒娇，说她将来一定对娘最好最好，给娘买好多好多的糖吃，还给娘买红头绳儿。然后就又把胳膊挂在姐姐的脖子上，当秋千荡起来。水儿骂她声“小特务”，却搂起来，用指头戳她的夹肢窝，姐妹俩就笑得滚成一个团儿了。

可是，这年冬天里，姐姐却狠狠揍了盼儿一次：

冬日里，丹江河边的水潭里，河岸边，泥淖上，都结了厚厚一层冰。

治河人马终日在河边忙活，那脚印、车辙就印在冰面上，一层压一层，实在好看极了。水儿从学校回来，就这儿看看，那儿看看。从脚印的花纹上分辨是男呢，女呢；从辙印的深浅上猜测那车上拉的东西重呢，轻呢，这么一边看，一边走，随手就捡起人们穿烂了、丢在路边的烂草鞋，竟不大工夫就捡了一大串儿了！她看着，突然就撒脚跑回去了。她把大胜、百娃、韩芸儿、双丑、盼儿叫来，让他们看这草鞋。

“这是草鞋嘛！”百娃说。

“再看看！”水儿说。

“再看看，还是草鞋嘛，烂的。”

水儿说：

“对了，烂草鞋。大人们在河里出了多大的力呀！咱就这么一放学光玩吗？”

“咱们抬不动石头呀！”韩芸儿说。

“咱们去砸灌浆的石子吧！谁同意举手！”

小手都举起来了，盼儿也高高举着。

从当天下午起，每天中午上完课，下午他们就到河滩砸起小石子了。老根爷和水儿爸走过来，乐了，问：

“这是谁出的主意呀？”

她们都哑了口。盼儿憋不住，说：

“我姐姐不让说是她，我不说！”

大伙哄地笑了。老根爷说：

“咱水儿还真行呀！”

水儿只是抿着嘴儿笑。孩子们的手擂得更欢了，锤声儿在石窝里跳着响，石花儿在锤子下溅着开，那头上的帽扇子、头巾角，就快活地闹起来。

他们几乎搜寻了附近的一切小石子，然后就又到远一点的地方去砸。休息了，他们便在脚下系上小木板儿，在冰上滑起来。水儿滑得最快，又轻，像掠过的一只紫燕；那小辫子平平地飘在身后，又像是飞翔的一只风筝。大胜拼命追水儿，竟跌了几个跟头，惹得大伙一片笑声。这个时候，盼儿就急了，她想滑，又不敢滑。水儿让她蹴下身子滑，可她还是摔倒了，而